

楔子 一只七彩風車

京師皇城，陽春三月，楊柳依依，微風輕柔，吹撫在臉上，倍感舒服。

齊袁林昨兒個鼓搗了大半個晚上，終於做好了一個七彩風車。用過早膳，宮裡的皇子們都去書房上課了，皇子們的太傅是宋大人，平日裡為人和善，但是在學堂上卻是分外嚴厲。在百姓眼裡皇城的主子們都是矜貴的，可是只有身處深宮中的人才明白，皇子也是分三六九等的。

齊袁林的母妃走得早，皇帝膝下兒女眾多，也沒得功夫照顧到每個人身上，有母妃照顧的皇子們大都是刻苦努力讀書，文的弱些，就想著法子在武上面下些功夫。嬪妃們和皇子們使盡了十八般武藝，都想著得皇帝一句誇獎。

倒是齊袁林，小小年紀也不知是想得開，還是根本不知皇家人心險惡，就同個沒事人似的，比起讀書，大半的心思都放在了玩上。

「哎，你瞧我這做得怎麼樣，不比民間的差吧。」齊袁林舉起他那七彩風車，對著太陽，微風輕柔，吹得風車緩緩的動了起來，「動了、動了、動了，瞧見沒有。」畢竟還是個孩子，齊袁林摟著一旁年歲相仿的小太監的肩膊，跳著腳的開心說道。一旁小太監苦著張臉，不知道是該跟著高興還是該跟著著急，「殿下，這個月第四回了，您又不回去上課，要是宋大人在陛下面前……說點什麼，您肯定得受罰了。」

「我都不急，你急什麼。放心、放心，上上個月我逃了五次課，他都沒和父皇打小報告，這才第四次，肯定沒事兒。」齊袁林吹著口哨，一門心思都在他那風車上。

在這後宮裡當個「廢物皇子」才能活得命長，那宋太傅人不錯，他這個皇子蹺課的事兒，他都一五一十的告訴了後宮的娘娘們。久而久之，他就成了她們口中的廢物皇子，宋太傅雖然從未挑明，但是齊袁林明白，他這是在幫他。可能是看他可憐吧，在這皇宮裡無依無靠的，宋太傅便幫他一把，讓他別丟了性命。

這御花園的一角平時鮮少有人來，齊袁林但凡要蹺課，肯定就到這兒來。畢竟就算要當個廢物皇子也不能太明目張膽，有些事做得太過了，反而會讓人挑出毛病來。

「唉……」小太監歎了口氣，瞧著自家主子，勸說的話，他都不知道說過多少回了，他們家主子在這宮裡無依無靠的，要是日後再不得皇帝賞識，這日子可怎麼過啊。

「蝴蝶、蝴蝶，等等我、等等我！」遠處傳來個奶娃娃的聲音。

「父皇什麼時候又給我添個妹妹啊，剛落地的娃娃就會說話了？」齊袁林放下高舉的風車，尋著聲音望去。

一個穿著粉色衣裳的女娃娃雙手前伸，跑起來磕磕絆絆的，一雙溜圓的大眼睛，小臉肉乎乎的，甚是可愛。

「殿下，您別胡說，陛下的事兒不是您能非議的，讓人聽了去……」小太監急忙拽了拽齊袁林的袖子。

「我就那麼一說，這就咱倆，你急什麼。」

蝴蝶飛啊飛，越飛越高，飛向藍天，飛出了這高高的宮牆，齊袁林看著遠去的蝴

蝶，眼中不禁羨慕。

「蝴蝶、蝴蝶、蝴蝶。」女娃娃噙著小嘴，強忍著傷心，胖胖的小手抹了一把臉上的眼淚。

「小妹妹，不哭不哭，看，大哥哥的風車漂亮嗎？」齊袁林走到女娃娃身邊，半蹲著，從懷裡抽出手絹輕輕的幫著女娃娃擦乾臉上的淚痕。

小孩子都有好奇心，那邊蝴蝶飛走了她傷心，這邊來了個風車，她又破涕為笑。

「大哥哥，風車漂、漂亮，遙兒喜歡。」女娃娃露出兩個淺淺的酒窩，肉嘟嘟的臉上綻放出一個可愛的笑容。

女娃娃想伸手去搆齊袁林手上的風車，可是好像一瞬間想到了什麼，手臂慢慢放下，眼裡流露出失望的神色。

「怎麼了？」齊袁林倒是來了幾分好奇，宮裡的皇子、公主們只要是自己想要的，定要想盡法子弄到手的，謙讓這個詞在皇家是名存實亡，相互間的謙讓不過是擺擺樣子給父皇看的。

「我爹說，君子不能奪人所好。」女娃娃低頭歎了口氣。

「呦，君子不能奪人所好，這話聽著有學問，小妹妹，多大了？」

「四、四歲了。」女娃娃伸手比劃著，然後笑出了聲。

齊袁林的樣貌在眾皇子中都是出眾的，天生的一張人畜無害臉，別說四歲的女娃娃了，就算是十四歲的姑娘家，也會想和這般如玉一樣的公子說上兩句話的。

「君子，可是小妹妹是女孩子啊。」這女娃娃齊袁林第一次見，瞧這相貌和父皇沒半點相像，他敢保證這不是他失落在民間的妹妹。

「女孩子怎麼了，爹說了，君子說的並不是男孩子，是一種品性，懂嗎，品性。」女娃娃跳著腳的說道。

「不懂。」齊袁林吹了口氣，風車緩緩轉動，七彩斑斕的顏色在太陽底下顯得極為好看。

「其實，我、我也不太懂，哈哈哈哈哈。」女娃娃看著風車入了迷，笑呵呵的說道。

「有意思，我猜……妳姓宋？」

「嗯，大哥哥，你怎麼知道我姓宋。」

「叫什麼？」果然齊袁林猜測的沒錯，這時間能出現在皇宮，還一張嘴就詩書禮儀的，跑不了是宋太傅家的。

「宋遙。」女娃娃大聲說出了自己的名字。

「好名字，我喜歡，拿著，大哥哥送妳的。」齊袁林將風車塞到女娃娃手裡，「小妹妹，可別給我弄壞了，這可是我花心思做的，放眼南玄獨此一份。」

女娃娃愣了會，「真的嗎，大哥哥，這個風車送我了。」女娃娃鼓起小臉吹了口氣，風車緩緩轉動，「轉了、轉了，好玩、好玩，轉起來了。」

「瞧見沒有，沒見過世面的小丫頭。」齊袁林對著身邊的小太監小聲說道。

「殿下，您第一次見到風車跟這小丫頭沒兩樣，您要是不喜歡能花一個晚上時間做它嗎？您真送啊，攔您手裡還沒握熱乎呢。」小太監嘟囔道。

「就你話多，宋太傅家的千金，我送個風車怎麼了。」

「大哥哥，你叫什麼？我能經常和你玩嗎？」

「小姐、小姐，小姐，您在哪兒啊，小姐……」不遠處傳來女子焦急的聲音。

「大哥哥做好事不留名，姓名這事兒不重要。以後嘛，有緣千里來相會，有緣的話，小妹妹自然能找到我。」齊袁林抓著女娃娃胖乎乎的小手，讓她擋住自己的眼睛，「先玩個遊戲，捉迷藏，數一百個數，然後來找大哥哥。」

「嗯！」小孩子都容易哄騙，一聽玩遊戲，那更是樂呵得不行。

女娃娃認認真真的數起了數來，齊袁林和小太監兩人相視一笑，悄悄的從旁邊退了出去，一個蹺課的皇子，還是越少人看見越好。

第一章 嫁人比當捕快難

剛開春，早晚的天氣還泛著涼意，臨近晌午，日頭高高掛起，空氣中多出了些許的暖意。跟在太上皇身邊多年的老太監，急匆匆來到御花園，俯在太上皇耳邊低語了幾句。

「那個兔崽子，三天不打就上房揭瓦，好好好……」太上皇扔下手中的鏟子，顧不得滿園名貴的花草，帶著怒氣走向御書房。

這御書房一如他在位時的模樣，沒有任何的改變，年輕皇帝正在專心致志的批改奏章，瞧見來人，急忙起身相迎，「父皇。」

年輕帝王瞥了眼跟在太上皇身後擠眉弄眼的老太監，還有怒氣沖沖的太上皇，「你們都下去吧。」知道自己等會免不了一頓打，在下人面前可不能失了帝王的威嚴。

「是。」除了老太監，御書房內伺候的太監宮女接連退了出去。

果不其然，一屋子的人前腳剛走，年輕皇帝的屁股馬上就挨了一腳。「出宮？去隨州？你這皇位坐熱乎了嗎？還微服私訪！」踢一腳不過癮，太上皇接著又來了一腳。

「父皇！」挨揍不跑是笨蛋，年輕皇帝可不想做笨蛋，躲到老太監身後和太上皇玩捉迷藏。「父皇，我出宮微服私訪是去遊山玩水的嗎？還不是因為您叔叔的兒子慶國公在封地作威作福，貪墨賑災的銀子，御狀都告到京師來了。」年輕皇帝不服氣，跳著腳說道。

「我……」一提到這個慶國公，太上皇就更來氣，他們家當年護駕有功，先帝論功行賞，賜了塊免死金牌，如今一代代傳下來就到了慶國公手上。

「父皇，您這從弟左手打著皇親國戚的名號，右手拿著先帝的免死金牌，您說，我叫誰去查他？誰敢查他？」

太上皇是個明事理的人，年輕皇帝這麼一說，他心中自然是要思量一番的，見太上皇面色恢復了些，年輕皇帝小心翼翼的從老太監身後走出來，上前扶著太上皇的胳膊。

「父皇，我知道您是為我好，這位子我還沒坐熱乎，朝堂上明面一片和氣，但是就怕……」年輕皇帝笑笑，與之對視，不用挑明，兩人皆心知肚明，「慶國公是塊難啃的骨頭，借著這次機會，我也想去民間看看，在這高堂之上坐久了，已經不知民間疾苦了。」年輕皇帝自嘲的笑了笑。

早朝上，大臣們都是報喜不報憂，向新帝吹噓自己的功績，可是百姓生活到底如何，耳聽為虛，眼見才為實。

「你去體察民間疾苦，你老子我剛退下來多久，御花園的花都還沒來得及種下呢，你就又讓我……」兩人坐在御書房的臺階上，太上皇吹鬍子瞪眼睛的越想越氣，他都這把年紀了，這江山他管了大半輩子，本想著交給兒子，自己過兩天種花種草的太平日子，沒想到這小子又打上了他的主意。

「父皇，慶國公這塊骨頭只有兒子能啃得下來，朝堂上的這些骨頭也只有父皇您能啃得動，俗話說上陣父子兵，為了江山社稷、百姓安穩，兒子只能不孝，請父皇您出山了。」

一提到江山社稷、百姓安穩，太上皇的眼中多了幾分柔情。

這事兒成了！

「我上輩子造的什麼孽，生了你這麼個兒子。」太上皇拍了下大腿，歎氣道：「早去早回，慶國公的事兒不可激進，皇親國戚、免死金牌，根植在封地多年的勢力，不是單憑皇權能壓得住的，要智取。還有別在外面給我惹是生非，辦完了事兒趕緊滾回來，要是讓我知道你在外面胡作非為，老子非打斷你的腿不可！」權衡利弊，太上皇思慮再三，看來自己種花種草的安逸日子只能再等等了。

「謝父皇恩准。」南玄男兒跪天跪地跪父母，就算他身穿龍袍貴為皇帝，跪自己老子也是天經地義，年輕皇帝笑著說道。

新官上任三把火，他這個新帝登基，也是時候要整頓整頓朝綱了。

隨州地處江北，是南玄四大茶葉產地之一，盛產綠茶。每年初春，全國各地的茶商都會陸續前往隨州收購春茶，出城販賣。

「陸……」坐在馬車裡，錦衣華服的男人掀開簾子，動作拘謹，臉上的表情也是苦不堪言，張嘴剛說了一個字，便被一旁騎在馬上的年輕男人瞪了一眼。

「嗯？」年輕男人一聲輕哼。

馬車裡的人只覺得嗓子一緊，「齊、齊管家，還、還有多久到隨州？」馬車裡的男人險些咬著舌頭，臉上寫滿了幽怨。

「不遠了，翻過這個山頭就到隨州的地界了。」齊管家身後，身著玄衣的護衛強忍著笑意，替齊管家回了話。

「好好在裡面待著，馬車不比騎馬來得舒服？」說話的齊管家天生一雙桃花眼，面容俊秀，雙手白皙修長，笑起來更是好看。

「是。」馬車裡的人放下了簾子，車內傳來歎氣的聲音。

「笑什麼？再笑讓你們輪番去馬車裡坐坐。」齊袁林心情大好，看著遠處的山水，春意盎然，與京師的車水馬龍相比，江北自是多了一份山水如畫的愜意。

「齊管家，按照現在的腳程，傍晚便可入隨州城。」身後傳來侍衛的聲音，「城內的宅子都已經打點好了。」

「不急，第一天進城，我們先住客棧。」他們是進城做買賣的茶商，初到隨州還

是要一切從簡，不惹人注目的好，「客棧乾淨即可。」

「是！」

臨近晌午，車隊休整，眾人簡單吃了些乾糧，馬車裡的公子終於得空下了車活動活動筋骨，一身的錦衣玉袍怎麼穿怎麼彆扭，可是主子有話，借他十個膽子也不敢違抗。

車隊歇息了半個時辰，繼續上路，早點進城，大家也能早點吃上頓好的，一路走來，荒山野嶺居多，也著實辛苦。

忽然間，一顆圓形的巨石從山頂滑落，擋住了齊袁林他們一行的去路，這一路走來倒也算是太平無事，如今怎麼回事，臨進隨州城了，倒還遇上劫匪？哪家的劫匪好大的膽子，竟在城外設伏！

「各位大爺，一路辛苦了！」領頭的男人圍著黑面巾，手上提著一把大刀，胯下騎著一匹棕色馬駒，身後跟著二十幾個身著粗布的大漢，個個肥頭大耳，一看就知道伙食不錯。

齊袁林不說話，饒有興趣地打量眾人，他不說話，身後的侍衛更是沒有多話的道理，只待自家主子一聲令下，衝出去把這些個不長眼的劫匪收拾一番。

「嘿，怎麼著，啞巴啊，會不會說話？」領頭的漢子不悅，打劫的買賣，他們做了多少年了，跪地求饒的主，提著刀劍要和他們拚命的主都見過，但是這夥「啞巴」不說話也沒動手的意思，就這麼直直看著他們，他還是第一次遇上。

「得，爺爺也不和你們說廢話，馬車裡的老爺把錢財跟這兩丫頭留下，爺爺便不為難你們。」大漢聲如洪鐘，仗著人多，腰桿子挺得筆直，「要是敢反抗，爺爺手裡這把大刀可不認人啊，到時候傷了誰，哈哈哈哈哈……馬車裡的老爺可別見怪。」

大漢一笑，身後的一群漢子也跟著笑了起來。

「再往前五里便是隨州城了，你們在這打劫商客就不怕官府嗎？」齊袁林玩弄著手裡的馬繩，臉上絲毫沒有懼意。

「官府、官府……哈哈哈哈哈，這小子和爺爺我說官府，告訴你，官府是爺爺開的，借他們十個膽子也不敢動爺爺我。」

「大哥，甬和他們廢話，直接動手吧。」身後的小弟緊跟著說道。

「馬車裡的老爺看來是不打算給東西了，那就別怪哥幾個不講情面了，動手！」大漢話音剛落，身後二十幾個壯漢提著兵器便衝了過來。

劫匪就在家門口打劫商客，隨州的官員任之所為？齊袁林騎在馬上瞧著眼前打成一片的眾人，眼中頗具深意，難不成隨州的官員和這些匪徒背地裡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祕密？

「齊管家，我……」馬車裡的男人探出頭來，剛剛大漢的叫囂他都聽在耳裡，他就想和兄弟們一樣，出手好好教訓教訓這些狂徒。

「此等小事，怎需勞煩公子操心。」齊袁林皮笑肉不笑的一把將冒出頭的男人推了回去，「坐好，敢出來，進城自行領板子。」

齊袁林這話說得輕巧，可是男人聽了卻是嚇得一哆嗦，他們主子口中的打板子可

是要被脫了褲子，光著屁股在眾人面前打板子，打板子疼不疼先不說，他可丟不起這個臉。

齊袁林身邊的侍衛都是個頂個的高手，這些劫匪別看著塊頭大，但是在暗衛面前完全不堪一擊，況且明面上雖是五六個侍衛，可是暗中佈置的高手數不勝數，只要齊袁林一聲令下，這些劫匪就可以排著隊去閻王殿報到了。

這時，兩個劫匪鑽了空子，瞧著馬車旁就兩個丫鬟和一個書生模樣騎在馬上的人，擒賊先擒王，要是挾持了馬車裡的人，這幫人再厲害又能如何？兩人心裡撥著算盤，一個輪著大錘，一個舉著大刀就衝了過來。

馬車邊的兩名侍女眼中閃過殺意，然而隱藏在手中的暗器還未出手，只見從後方突然閃過一身影，上前將兩個壯漢踹倒。

「有能耐的就和那些男人打打殺殺，欺負姑娘家算什麼英雄好漢。」

聽話音是個女人，看背影的穿著，是衙門的官服，有意思。

齊袁林讓兩個侍女原地待命，打量著眼前的幾個人。

「隨州捕快，陸知遙！」女子從腰間拿出令牌，大喊了一聲。

緊接著，後面又騎馬衝出來一個男人，同樣身著捕快的行頭，手裡握著一根長繩，繩子尾端拴著一個披頭散髮的男人。

「大膽匪徒，還不束手就擒！」

領頭的匪徒眼看著自家兄弟敵不過這些侍衛，這會又衝出來兩個捕快，心中暗道一聲不好，急忙打了個呼哨，很快頭頂懸崖上的碎石接連滾滾落下。

「撤！」

「大家小心碎石，護住腦袋。」女捕快大喊提醒眾人道。

還活著的劫匪借著眾人躲碎石的空檔落荒而逃，好在懸崖兩邊的碎石也不多，眾人躲避了一會兒，都平安無事。

「祖宗，陸爺，妳下回出手告訴我一聲，我可沒有妳那雙順風耳，八百里外的風吹草動都能聽得見。」男捕快小聲埋怨道，瞧了眼後面跟著一路跑來的人犯，坐在地上大口大口的喘氣，還好還好，人沒跑壞。

「頭兒，下不為例，下不為例。」女捕快正了正剛剛打架歪了的官帽，鵝蛋臉上露出兩個甜甜的小酒窩，笑著說道。

「隨州捕快，陸知遙。這位是我們頭兒，陳邱，大家都沒事吧？」環顧眾人沒看見有人受傷，瞧了眼一直衝著她笑的齊袁林，最後將目光落到馬車上，想來這裡面才是商隊的正主。

「多謝兩位大人出手相救，在下是這商隊的管家，姓齊名然，齊某見過兩位大人。」齊袁林下了馬，走到陸知遙面前，「我們是前往隨州收茶的商隊，馬車裡的是我們家公子……剛剛的場面，我們公子受驚嚇，不便出來相見，還望兩位大人見諒。」齊袁林半輩子都和官員打交道，應付起官差來自有一套。

大人？陸知遙抿著嘴，笑了笑。在隨州城聽慣了別人叫她陸捕快、陸爺……大人，嘿嘿，還真沒有人這麼叫過她。陸知遙心下一喜，既然是大人就得有大人的樣子，陸知遙板了板嘴角，衝著行禮的齊袁林回了個禮。

「前面進程還有幾里路，我兩人捉拿逃犯回城，不妨大家一起走，好有個照應。」陸知遙徵詢了陳邱的意見後，開口說道。

「齊某正有此意，齊某代我家公子謝過兩位大人了。」

「好說、好說，身為官家人，路見不平豈有不幫之理。」陸知遙這個捕快平日裡都是和隨州城內的地痞流氓打交道，突然間遇到這麼個講禮的主，她反倒有些不適應了。

眼見著天色變暗，陳邱拽了拽繩子，將坐在地上休息的逃犯叫了起來，「天色不早了，咱們早些啟程吧。」

陳邱面相樸實，對待逃犯也沒呼來喝去的官威，這兩個人給齊袁林留下了不錯的印象。

調查慶國公一案，不妨就從這兩個官家人入手，齊袁林當下有了主意，後面他要好生同這個女捕快多溝通溝通才好。

「你們打哪兒來啊？」陸知遙向來是個話多的，隨州的綠茶在南玄頗為有名，每年初春來城內收茶的商人不少，可是這位姓齊的管家，她沒有一點印象。

「我們從京師來，齊家原本是做文房四寶生意的，去年才開始涉及茶葉。」齊袁林騎馬跟在陸知遙身邊，這兩人都是話多的主，沒幾句就聊了起來。

陳邱性子憨厚，對著生人話不多，就跟在兩人身後提防著四周，怕匪徒再殺回來。

「去年才做茶葉生意，第一次來隨州？」陸知遙從懷裡掏出幾顆青棗，遞給齊袁林一顆，轉頭扔給陳邱兩顆。「路邊摘的，生津止渴。」

「多謝陸大人。」齊袁林承了東西自是要說個謝字的。

這聲陸大人，陸知遙怎麼聽怎麼都覺得高興，這商隊是從京師來的，瞧著眼前這位齊管家的穿著打扮，想著馬車裡的小爺肯定也是個不差銀子的主。「好說、好說，齊管家放心，回城路上有我和頭兒罩著你們，放心。」陸知遙拍胸脯說道。

「嗯。」齊袁林點點頭，咬了口青棗。這棗子是真酸，他別過頭去，忍著酸將嘴裡的那口棗子嚼碎嚥了下去。「敢問陸大人，後面這位……」齊袁林看著跟在陳邱後面的逃犯問道。

陸知遙也沒瞞著，從懷裡掏出了官府的告示，「採花大盜，為了抓他，我這兩條腿都要跑斷了，在隨州城內繞了兩大圈，後來這傢伙又逃到了城外。」陸知遙越想越來氣，這人專挑深山老林裡躲，害得她和頭兒在林子裡啃了好幾天的大餅。

「陸大人辛苦了。」齊袁林掃了眼告示上的公文，抓到逃犯賞銀三兩，看著這兩位風塵僕僕的捕快，齊袁林怎麼都覺得這賞銀著實少了些。

「哪裡、哪裡，身為官家人，為朝廷辦事、為百姓辦事，何來的辛苦。」在外人面前，陸知遙怎麼也得維護住她這個「陸大人」的形象。

陸知遙的話，身後的陳邱是聽得清清楚楚。官家人？為朝廷辦事？他扶著額頭連連搖頭，明明是為了那三兩賞銀，累死累活的奔波了這麼多天。

說到這，陸知遙像是突然想到了什麼似的，騎著馬兒後退了幾步來到陳邱身邊，小聲問道：「頭兒，我想起個事兒來，咱們這些日子出城抓人，那食宿費……」衙門的規矩，出城辦案可以報食宿，雖然銀子不多，但再少也是塊肉。

「妳打尖了嗎？」陳邱不答反問道。

「頭兒，這些日子咱倆都在一起，荒山野嶺的哪兒有客棧啊。」

「那妳下館子了嗎？」陳邱接著問道。

陸知遙拍了拍腰間的口袋，「出城帶了五張大餅，現在還剩半張呢。」

「妳沒打尖兒、沒下館子，睡的是草皮、吃的是乾糧，都沒產生花銷，衙門上哪兒給妳報銷去。」隨州衙門那可是要多窮有多窮，和衙門談報銷？沒門！

「累死累活就得個三兩銀子，還得和頭兒平分。」陸知遙歎了口氣，「你也是，倒是往人多的地方跑啊，讓小爺我能打尖下館子、吃上頓飽飯唄！那荒山野嶺、鳥不拉屎的地方，你鑽進去就不出來。」陸知遙回頭看著身後的犯人，抱怨道。

「行了、行了，甬在我這抱怨，該多少就多少。」陳邱揮揮手將陸知遙打發走。齊袁林將兩人的對話都聽在耳中，越發覺得這小捕快有點意思。

陸知遙一路上都在算計著食宿補貼的事兒，這會徹底泡湯了，也沒了和齊袁林瞎聊天的熱情，整個人蔫蔫的，好在走了不遠便進了城，兩撥人要分道揚鑣了。

齊袁林為了表示感謝想請兩人吃個晚飯，還沒等陸知遙說話，陳邱就拒絕了他的好意。

這商隊第一次來隨州，還不知底細，陳邱不想和他們走得太近。

齊袁林見狀也沒再多說什麼，既然來了隨州，日後見面的機會多得是，不差這一時半刻。

齊袁林帶著商隊前往客棧，陳邱和陸知遙帶著犯人回衙門交差。

「胡主簿，人都抓回來了，您可不能不給賞銀啊？」陸知遙搖著年過半百老頭的胳膊，就差哭給老頭看了。

「急什麼，是我不給妳嗎，那還不是因為上面的銀子還沒發下來呢，過兩日等銀子到了，妳這三兩銀子我一準給妳。」老頭被晃著頭昏，急忙拍掉陸知遙的手。

「說好了，胡主簿，等上面的銀子下來，您一準先給我和頭兒。」隨州衙門窮得叮噹響，在場的幾個心下都明鏡似的，賞銀這事兒要是不抓緊要，說不準哪天就沒影了。

「姑奶奶、陸爺，妳放心，一準先給妳，要不然妳來我這一哭二鬧三上吊，撒潑打滾，為了三兩銀子再要了我老頭的命，這買賣不合算。」胡主簿肯定的說道。

「好嘞，胡主簿您忙著，我和頭兒先去吃個飯。」得了胡主簿的保證，陸知遙臉上露出幾分喜色，拉著陳邱出了門。

「胡主簿一把年紀了，妳可別把他折騰出個好歹了。」

「頭兒你可別瞎說，那老頭的身子骨不比咱倆差，硬朗著呢。」陸知遙吹了個口哨回道。

「行吧……」陳邱無奈的搖著頭，沒再繼續這話題，「陸大人，說吧，晚上吃什麼？要下館子嗎？」

下午那會兒，齊袁林一口一個陸大人，陸知遙的尾巴都快翹上天了，陳邱全看在眼里。

「頭兒，還是叫陸爺吧，叫什麼陸大人，多見外啊。」陸知遙嘿嘿笑著道。

「給妳三分顏色，妳就要開染坊了是吧，還陸爺，我打妳個陸爺樣。」陳邱隨手拍了下陸知遙的頭，她也沒躲，反正陳邱手輕，打幾下也不疼。

「頭兒，我看啊，咱倆就衙門飯堂湊合、湊合吧，蘿蔔白菜有啥吃點啥，賞銀都沒領到，沒臉下館子。」陸知遙撇撇嘴，還在憂傷自己的賞銀。

「妳啊，這輩子就是摳的。走吧，衙門飯堂、蘿蔔白菜再不濟也比大餅好。」他們這些捕快，除了每月的三兩四錢俸銀，就指著抓逃犯領賞錢呢，說白了就是拿命換錢的活。

陸知遙是女子，拿刀劍在行，但是拿菜刀卻不行，好在陳邱一手的好廚藝，沒幾下功夫就倒騰出了三道菜來。

「頭兒，炒白菜片、炒蘿蔔絲、炒胡蘿蔔絲，可真夠素的啊。」陸知遙歎了口氣，拿出自己剩下的半張大餅，狠狠的咬了一口。

「有得吃就行了，哪兒那麼多挑頭。趕緊吃完各回各家，我爹還在家等我呢。」

「好嘞，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媽，代我向師傅問個好，等賞銀發了，我提著酒去看他老人家。」陸知遙嘿嘿一笑，挑起一大口胡蘿蔔絲塞進嘴中。

頭兒說得在理，再怎麼素，也比在深山老林啃大餅來得舒服。

吃個七八分飽，陸知遙揉揉肚子，打了個哈欠，「頭兒，我回啦。」

「嗯，天黑了，小心點。」惦記著家裡腿有殘疾的父親，陳邱也沒多說什麼，兩人就此分別。

一路上，陸知遙哼著小曲，興高采烈的往家走，回家能好好洗個澡，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一覺，想想都覺得開心。

經過隨州最大茶商陸府的府門，陸知遙習慣性的向門裡瞄了一眼，而後面不改色繼續哼著小曲沿著陸府的高牆繞上半圈，直到來到陸府的後門。

「又鎖了。」看著上了鎖的後門，陸知遙禁不住抱怨了一聲，「算了……」看著高高的圍牆，「這能難得倒陸爺我嗎。」陸知遙正了正官帽，天黑了，看著四下無人，旋即施展輕功翻牆而入。

「回來了。」

剛落地還沒站穩，就聞得一女聲，陸知遙心中暗叫不好，腳下一滑，摔了個屁墩兒。

「二嬸嬸！」陸知遙看著坐在石凳上的婦人，苦著一張臉招呼道。

婦人上了年紀，看著坐在地上的陸知遙，臉上帶著幾分不悅。

「姊，還不起來。」婦人身後鑽出一個小姑娘，小跑著過來，將陸知遙從地上扶起來，用力拍了拍她身上的塵土。

「走的時候怎麼說的，不是說去個三五天就回來嗎，妳算算這都幾天了，八天了！從前天晚上開始，娘每晚都來這等妳，今天總算把妳等回來。妳要再不回來，明天我和娘就要去衙門了。」

陸家一共有四房，陸家大房十幾年前去京師賣茶，回來的路上收養了孤兒陸知遙，從孤兒到商戶家的大小姐，陸知遙也算是過了幾年的好日子。

可是沒過幾年，陸家大房再次進京賣茶，回隨州的路上慘遭匪徒所害，死的不光

是陸家大房夫妻，還有跟著見世面的兒子，以及二房的大兒子。

因著這事，陸家老爺子一病不起，沒幾日便撒手人寰了，陸家老太太病了好些日子，不過萬幸挺了過來。陸家大房夫妻一歿，陸知遙又成了孤兒，陸知遙雖是收養的，但卻是在衙門做了公證，上了陸家簿籍的，陸家三房、四房忌憚陸知遙分家產，鼓動著陸老太太將陸知遙送走，說她命不好，剋死了陸家大房。

這個時候，好在陸家二房及時出面，陸家二房雖然也經歷了喪子之痛，可卻是明事理的，洛氏不顧三房、四房的反對，將陸知遙接到自己院裡養了幾年，後面陸知遙長大了，不想再看三房、四房挑刺找毛病的嘴臉，原本想著搬出陸府獨過，可是洛氏不同意，硬拉著把人留下來。

後來沒法子，陸知遙便搬到陸府最偏的這個角落，她的小院沒下人伺候，就她自己一個，耳根子一下子清靜了不少。

「不能怪我，二嬸嬸，是那犯人太狡猾，專挑深山老林裡鑽，您都不知道這一路上餐風露宿，我連頓飽飯都吃不上。」陸知遙站起來，小心翼翼的走到洛氏身邊討好的說道。

「我上輩子造的什麼孽，這輩子遇上了妳這麼個丫頭，好端端的大小姐妳不當，偏去當什麼捕快。瞧瞧、瞧瞧！這衣服，一股的餿味，妳是在泥潭裡打了個滾嗎？「這小臉，長得多好看啊，女人年輕時候不保養，妳老了怎麼辦。說個三五天，八天才見到人影，連找人我都不知道去哪兒找。」說完洛氏還覺得不解氣，抬手朝著陸知遙的屁股就是一巴掌。

陸知遙小時候調皮，跟著男孩子爬樹、打架，洛氏知道了沒少揍她，每次都是打屁股，打著打著就順手了。

「二嬸嬸，我都多大了，您還打屁股。」陸知遙不敢躲，越躲洛氏就罵得越凶，只能小聲抱怨道。

「多大了、多大了，今年妳都十八了，我在妳這個歲數，孩子都抱上了，妳呢……一天天的沒個正形，還有妳，十五了，我像妳這麼大，和妳爹都成婚了。」光說陸知遙不解氣，洛氏連自己女兒一帶著教訓了起來。

「娘，您消消氣，您看我姊風塵僕僕的回來，衣服都還沒換，肯定還餓著呢，您就先少說兩句，讓她吃個熱乎飯，吃飽喝足了再教訓吧。」陸春香深知自己娘親一打開話匣子就停不下來，急忙插話道。

一聽有吃的，陸知遙眼睛都放光，「二嬸嬸。」急忙裝作小白兔狀博可憐。

「娘知道妳抓逃犯肯定吃不飽，早給妳準備了一大食盒的東西，雞鴨，還有妳愛吃的何廚娘做的花卷。」陸春香從地上將食盒拿起來，「快，先去洗洗手。娘，咱們也別在這坐著了，進屋說話，晚上天冷。」

陸知遙背著洛氏，對著妹妹豎起大拇指。從小到大，她都是被洛氏吃得死死的，不過一物降一物，她二嬸嬸也被這個女兒吃得死死的。然後呢，這個妹妹又和她最親，她們三個人就是個圈，轉來轉去，都在一起。

陸知遙洗了手就想上桌吃飯，可是被洛氏吼了一嗓子，沒法子又去換了身衣服，這才姍姍來遲坐下來。

洛氏和陸春香早就吃過晚飯了，兩人看著陸知遙狼吞虎嚥的啃著雞腿，洛氏面有不悅，不過還是忍了，心下想著等這丫頭吃完了再教訓也不遲。

「姊，今年新收上來的春茶，上等貨。」陸春香泡好了一壺茶端到陸知遙面前。正好，陸知遙也渴了，「好妹妹，懂我，等姊姊我發了賞銀，給妳買好吃的。」說完，陸知遙仰頭一飲而盡。

「不對吧……這是上等的春茶？」陸知遙掀開壺蓋湊近聞了聞，隨後又倒了一杯茶小口細細的品了品，最後聞了聞空的茶杯。

「這茶收的，怎麼一年不如一年。」陸知遙咬了口雞腿，小聲嘀咕著。

「娘，妳看，我姊都這麼說了，經她嘴裡的茶，好壞自有論斷，童叟無欺。」陸春香挺直了腰板說道。

「這事兒不是妳該操心的，妳奶奶將生意都交給三房和四房打理了，收茶的事兒，咱們大房、二房插不上手。」

大房夫妻走得早，二房這邊，洛氏的丈夫不喜經商，一門心思都在讀書做學問上，出身商戶卻當了書院的山長。大房、二房這邊沒人，所以陸老太太也只能將生意交到兩個小兒子身上了。

「娘，這茶葉收的一年不如一年，砸的是咱們陸家的招牌，我要找奶奶——」陸春香話還沒說完，就被陸知遙給打斷了，「哎，奶奶年歲大了，妳勞煩她老人家做什麼，再說府裡的生意一早就交給三房、四房打理了，妳去攪和做什麼。」陸知遙衝著陸春香搖頭眨眼睛，讓她不要再說了。

妹妹年歲小，有些事可能看不明白，可是陸知遙知道，陸老太太年歲越來越大，三房、四房明著排擠她和二房就是為了陸家的這些產業，如果這個時候陸春香出面，保不准會惹惱三房、四房，就怕他們暗中做些什麼。

「這事兒聽妳姊的，她說得對，妳個小丫頭，別攪和著生意上這些事。」洛氏膝下就只剩下這一個女兒了，給她找個好人家風風光光的出嫁，她這輩子的心願也算了了，至於陸家的生意，她不想管也管不了。

「聽話，別頂嘴，這事兒不是妳能管的。」陸知遙拍了拍妹妹的後背，在她耳邊小聲說道。

「兩個丫頭，沒一個讓我省心的。」洛氏歎了口氣，轉頭看向陸知遙，「我叫裁縫鋪給妳做了兩套衣裳，明天給送過來。姑娘家也不打扮打扮，都沒兩件像樣的衣裳，要是讓妳爹娘知道了得多心疼。」洛氏點了下陸知遙的腦門，「讓我省點心，妳學那溫大將軍，巾幗不讓鬚眉，要當捕快，我攔不住妳，可妳也給我小心點，別什麼事兒都往前衝。妳娘的那嫁妝我鎖得死死的，三房、四房誰都動不了，到時候給妳尋個好人家風光大嫁，還有她，等妳們兩個都嫁出去了，我這輩子也就不求什麼了。」

「娘！」

「二嬸嬸！」

親生父母是死是活，陸知遙不知，陸家大房夫妻待陸知遙好，可是那會她還小，記不得太多什麼事兒，自懂事起對自己最好，一直守著自己的就是洛氏和這個妹

妹，她們倆是陸知遙一輩子的親人，她永遠記得她們的恩情。

「二孀孀，您放心，我、我明年一定將自己嫁出去，我保證。」不就是嫁人嗎，她陸知遙都能當上女捕快，找個男人嫁了還能比當捕快難？整個隨州城可就她這麼一個女捕快，萬裡挑一的主。

「娘，您也放心，姊都能把自己嫁出去，您女兒我肯定也能把自己嫁出去。」陸春香笑著附和道。

「妳們倆別騙我。」洛氏將兩人摟在懷裡，這個世上她最在乎的兩個丫頭，希望她們兩人都能找個好歸宿。

雞鴨、花卷又吃了不少，這次陸知遙是真的撐到了，送走了洛氏母女，自己在院子裡轉悠了好幾圈。

最後回屋燒了桶熱水，舒舒服服的洗了個熱水澡，這才躺在床上，沉沉的睡了過去。

第二章 小野貓上鉤了

齊袁林一行人入住客棧，推開窗戶，初春的夜帶著幾分涼意，隨手提起桌上的酒壺，看著漆黑的街道，齊袁林飲了口酒，嘴角的笑意漸濃。

「主子。」站在齊袁林身後的是白日裡硬被塞進馬車的暗衛。

「阿一，你覺得今日那兩個捕快如何？」齊袁林轉過身來問道。

那兩個人他連面都沒見著，話都沒說上，只知道是一男一女，他能有什麼想法，阿一抬起頭來，滿臉的苦相，「阿一不知道。」

齊袁林輕歎了口氣，搖了幾下頭，「換個法子問你，在我南玄境內，女捕快常見嗎？」

「這個當然不常見，雖然我南玄有溫將軍這位女將，也開了四國中女子從軍的先河，不過女軍人都是由溫將軍直接統率，這各地衙門……反正我還是第一次見著女捕快。」阿一誠實的答道。

「有意思，真有意思……」齊袁林仰頭大笑，「這隨州城還真有意思，慶國公為非作歹，城外碰上一夥打劫的，衙門裡則有個女捕快，朕這次出宮，值了。」既然是微服私訪，那他就乾脆把這隨州城查個底朝天，該辦的辦、該賞的賞，原本還在苦惱要從何處下手，這會倒好，有個小姑娘自己送上門來了。

阿一憨憨一笑，不自覺的退後了半步，他們家主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了睡著，見誰都笑。但是，據他瞭解，這位主子笑得越開心，就證明有人快要倒楣了，應該不會是他吧，再說，馬車他也坐了，商人他也扮了，這已經夠倒楣的了吧。

「告訴他們，以後見著那小姑娘客氣點，朕還指望著她呢。」

聽聽這是人說的話嗎，堂堂的一國天子指望著一個小姑娘，能指望人家姑娘啥呢，看來這次要倒楣的就是這位女捕快了。

「是。」

「派人好好查查那小姑娘的底細，知己知彼才方好利用。」

「是。」阿一硬著頭皮答道。陸知遙，陸捕快，您自求多福吧，被這位主子盯上，您以後的日子只怕……一言難盡嘍。

「對了，主子，咱們這次是打著茶商的旗號進城的，咱真要收茶嗎？」

「自然要收，還要收一批好茶回去。隨州的綠茶可是出了名的，收一批好茶給老爺子帶回去，孝敬孝敬他老人家。」

「是，屬下明日就去茶行打聽。」

齊袁林放下酒壺，眯著眼睛笑呵呵的走到阿一身邊，拍拍他的肩膀，「……少爺，這種事兒怎麼能勞煩你親自出馬，自然應是我這個管家辦的，你啊，就安心做你的少爺。」

「主子，這事兒真的不能商量嗎，還有阿二、阿三、阿四……」他的命怎麼這麼苦啊。

「願賭服輸，這事商量不得，好好學學怎麼演富家子弟。」

「主子，我跟誰學啊？」阿一迷惑的問道。

「知道你是怎麼死的嗎？」齊袁林用力拍了下阿一的腦袋。

「我活得好好的，怎麼死，也得臨死的時候才知道。」

「笨死的，你眼前，朕……京師紈褲、富家子弟，跟了朕這麼多年，沒吃過豬肉難道沒見過豬跑嗎，照著我以前的樣子學就成。」跟了自己十年，陪在自己身邊，從王爺到太子再到皇帝，自己那股聰明勁兒，這小子怎麼半點沒學會。

「啊！」阿一恍然大悟，「要說京師紈褲，自然是主子您頭一分，阿一明白了，照葫蘆畫瓢，主子您就放心吧。」阿一拍著胸脯保證。

「回去吧，在屋裡好好養著，白天別出門，我就說你被劫匪嚇著了，裡裡外外的事兒，我這個當管家的全包了。」

「主子，您這回也是第一次離開京師嗎？」阿一湊上前去小聲問道。

「你以為我和你一樣沒見過世面，大千世界，我當然早就遊歷過了，滾滾滾，幹正事兒去，沒事兒別來煩我。」

「是。」直覺告訴阿一，主子和他一樣，肯定都是第一次離開京師。

阿一被齊袁林趕出了房間。

「正事兒要辦，大千世界也得看看，兩不耽誤。」齊袁林又喝了口酒，心情頗好，都說無官一身輕，看來這話不假，離了京師，從高位上下來，不用整日埋在奏摺堆裡，耳邊沒有大臣們吵吵嚷嚷的聲音，真是渾身舒爽。

衙門出公差的捕快按規定可以放半日假，陸知遙睡到日上三竿，被一陣拍門聲吵醒。

「誰啊，大早上的，還讓不讓人睡覺啊！」陸知遙隨手抓過枕頭扔向門的方向。

「姊，都快晌午了，妳還不起啊，下午不去衙門報到啦？快點起來吧，娘讓我給妳送衣服來了，快起快起，再不起，我去找娘，讓她來踹門了。」門外傳來陸春香的聲音。

「別、別！我這兩塊木頭板子可禁不住二孀孀踹。」陸知遙晃著頭從床上爬起來，迷迷糊糊的下床開門。

「看見沒有，太陽都升到哪兒了，還早上呢。」陸春香拽著陸知遙的領子，非要讓她看日頭。

「姑奶奶行行好，知道了、知道了。」陸知遙揉著眼睛，今日天氣好，陽光刺眼，再加上被陸春香搖搖晃晃，再怎麼迷糊也醒了。

「妳們在外面等著吧。」陸春香從侍女手裡接過衣裳，吩咐道。

「是，小姐。」

「給妳的。」進了門，陸春香不客氣的將衣服塞到陸知遙懷裡，「瞧瞧，喜歡嗎？」

「喜歡。」陸知遙嘿嘿一笑，拿起一件紅衣前後看了看，「衙門裡的紅衣女捕快，怎麼著，給不給二孀孀長臉？」

「妳啊，什麼時候能把自己嫁出去，那才真是給娘長臉了。」陸知遙今年十八了，她娘一門心思想給她說門親，這事兒，陸春香再清楚不過了。

「女人何苦為難女人，過兩年可就輪到妳了。」陸知遙洗了把臉，一邊說著，一邊換上了紅衣。

「陸爺，此言差矣，我爹是書院的山長，我是陸家二房唯一的女兒，妳說我愁嫁嗎？」陸春香不緊不慢的坐下，給自己倒了杯茶，喝了起來。

「妹妹此言自是不差，不過，我也是陸家大房的嫡長女。」

「養父母去世，奶奶不疼，三孀孀、四孀孀視妳為眼中釘的嫡長女？」陸春香放下茶杯，越說越覺得愁。

聽了這話，陸知遙腿一軟，歎了口氣。說的沒錯，她說的沒錯，空有個嫡長女的名號而已，家裡破事兒一堆。

雖然輸了理，但也不能輸了氣勢，「隨州城裡唯一的紅衣女捕快。」陸知遙揚起頭，頗為自豪的說道。

「對，紅衣女捕快，妳當年要是不當這個捕快，說不定這會孩子都有了，知道三孀孀、四孀孀和她那些姊妹們怎麼說嗎，說陸家大房抱來的女兒身子骨弱，總生病，十幾年都沒邁出府門一步，能不提起妳就不提起妳，權當陸府沒妳這個人似的，明擺著嫌妳當這個捕快去人。」

「隨她們怎麼說，名義上當個病秧子也好，總好過被人知曉了身分，背後指指點點的好。」陸知遙一點也不覺得生氣，反倒是覺得省了很多麻煩。「再說了，三條腿的蛤蟆不好找，兩條腿的男人那不是滿大街嘛，大不了，我不是還有我娘留下來的嫁妝嗎，看在嫁妝的面子上總有男人願意娶我吧。」陸知遙越說越小聲。一提起嫁妝，她也愁，她是抱養來的，她娘是大戶人家的小姐，嫁入陸家陪嫁的東西可不少，這份嫁妝三房、四房早就惦记著想分了，在大房走了後，她奶奶原本也有那麼點意思。

後面是二孀孀死命攔著說這些東西是留給孩子的，孩子以後大了嫁人可不能讓婆家瞧不起。耗了好久，這筆嫁妝才被二孀孀鎖在倉庫，名義上這筆東西日後是她的，可是真到那時候，保不住三房、四房又出什麼幺蛾子呢。所以啊，她雖身在大戶人家卻分外喜歡攢銀子，畢竟若是日後她真得不到這筆嫁妝，好歹她兜裡還有些銀子傍身。

「妳啊妳，這話妳也就和我說說，要是和娘說，妳看她打不打斷妳的腿。在終身大事上用點心，今年妳要再找不著婆家，明年妳那破捕快，娘肯定是不讓妳幹了。」

「好妹妹，妳得替我說點好話啊。」一物降一物，對付二嬸嬸，還得她這個妹妹出手才行。

「這個我也幫不了妳，娘讓爹給妳打聽相親的事兒呢，到時候娘讓妳去，妳就老老實實的去，不准反抗，聽見了沒有？」

「是，聽得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。」在對付二嬸嬸的事情上，聽妹妹的沒錯。

「算妳聽話。不管妳了，我約了蘇家小姐打橋牌，晚上早點回家，別總讓我們擔心。」看著陸知遙的領子有些歪，陸春香抬手給她整了整。

「妳姊姊我一身武藝，放心！」陸春香臉上還有點嬰兒肥，陸知遙忍不住上手揉了揉對方的小臉。

姊妹倆又說了幾句話，陸春香吵著和蘇家小姐約的時辰要到了，便帶著侍女匆匆的離開。

陸知遙屋裡的家具都有年頭了，這個小院原本是陸家存放一些舊家具用的，她為了清靜就搬了進來，這裡平日除了洛氏和陸春香，無人問津，正合她心意。

她站在有一道裂痕的銅鏡面前左右照了照，心想，二嬸嬸眼光真的沒話說，這身紅衣真襯人！

依舊是老樣子，翻牆而出，哼著小曲，慢悠悠的向衙門走去，街上人來人往，甚是熱鬧。

陸知遙探著鼻子，這味道，真香。老郭家的豆腐腦油條，一碗豆腐腦三錢，一根油條一錢，她得吃兩根才能飽，這加一起就得五錢。陸知遙低頭摸摸口袋，眼瞧晌午了，去衙門飯堂蹭一頓，一個子都不用花。

五錢難倒英雄好漢啊！陸知遙站在原地，步子邁出去，她捨不得豆腐腦油條，往後走，她又不想花錢，左右為難。

「抓小偷、抓小偷！有人偷銀子啊！」

身後傳來熟悉的聲音，大庭廣眾朗朗乾坤，還是在她陸知遙的地盤上偷銀子，誰這麼大膽子，不想混了！

陸知遙轉過身去，看見兩個熟悉的面孔。

「誰給你的膽子！」她看著跑來的人斥責道，都用不著出手，那小偷一看見陸知遙就腿軟，差點跪了下去。

「膽子越來越大了，小小年紀當街偷銀子，你……」看著骨瘦如柴，穿著打補丁衣服的小男孩，陸知遙提起來的手掌終究還是沒忍心打下去。

「陸、陸大人、陸大人。」姍姍來遲的齊袁林指著陸知遙手上的錢袋子，又指指自己，喘得上氣不接下氣。

「陸爺。」市井上人多，這會早已圍了好些看熱鬧的人，小男孩眼瞅著快哭出來了。

「你倆跟我過來。」陸知遙提著小男孩的領子，拽著他向小巷子走去，回頭看了齊袁林一眼，齊袁林識趣的跟了上去。

進了小巷子，周圍清靜了不少，「陸爺，我不是、我……」小男孩紅了眼，「我奶奶又犯病了，家裡沒錢了，一分都沒了，我去找大夫想賒點藥……我想幹活，想賺錢給奶奶治病，但是他們都說我太小，都不雇我，我不知道怎麼辦，我……」小男孩胡亂的抹了把臉，擦乾了眼淚，低著頭，「我、我看他眼生，我不敢偷別人的，我……」

「偷誰的都不行，偷了一次就有第二次、第三次。」陸知遙大聲呵斥道。齊袁林看著出陸知遙認識這小孩，也不急著說話，想看她怎麼處理。

「拿著！」陸知遙將錢袋子扔到小男孩手上，「跟這位齊公子賠禮道歉。」小男孩手抖著接過錢袋子，轉身不敢看齊袁林，「齊、齊公子，我、我錯了，偷竊不對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」

齊袁林接過錢袋子，看向陸知遙，「陸大人，這小兄弟可是有什麼苦衷？」

「齊管家，實不相瞞，這是城西的黃家老么，自幼喪父喪母，奶奶將他拉拔大，黃奶奶去年生了病，黃家原本就是一窮二白，這人一病……」

陸知遙按著小男孩的肩膀，抬腿衝著屁股踢了三腳，小男孩咬著牙不吭一聲。

齊袁林將小男孩上下打量一番，瘦瘦小小的，看不出實際年齡，打著補丁的衣服髒兮兮的，若說他是個小乞兒，齊袁林也相信。

「人窮，志不能短，你奶奶辛辛苦苦半輩子把你養大，是讓你當小偷的嗎？你父母都是老實本分的人，他們在天有靈，看見唯一的兒子偷竊，無論理由如何，丟的都是黃家的臉，你讓他們情何以堪。」南玄律法，偷竊者一律先打二十大板，再根據偷竊錢數多少來發落。

小男孩瘦得只剩骨頭了，哪裡受得來二十大板。

「陸爺，我錯了，我不能給我奶奶、給我爹娘丟人，我再也不敢了。」一提到奶奶、父母，小男孩再也忍不住哇的一聲哭了出來。

「陸大人，妳看，我這銀子也追回來了，沒受什麼損失，這孩子年紀小，偷竊也是為了給奶奶看病，且他真心有悔過之意，我看這事兒就算了吧。」

陸知遙等的就是齊袁林這句話，「還不快跪下謝過齊公子。」

「謝謝齊公子！」小男孩不僅跪下，還重重的磕了個響頭。

齊袁林貴為天子，平日裡跪他的人還少嗎，可是這次看著眼前的小男孩，他心中竟然因為這一跪、這一個響頭而有些不忍。

「快起來吧。」齊袁林將人扶了起來。

「拿著。」陸知遙拿出自個兒的錢袋子，取出一兩銀子，「抓幾服藥給你奶奶。」小男孩站在原地低頭，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似的掉在地上的黃土裡，見他不伸手接銀子，陸知遙拽起小男孩的手，硬是將銀子塞到他手心裡。

「好好拿著，別給陸爺弄丟了，這是陸爺借你的，等過幾年你長大能幹活賺銀子了，可是要還我的。」

「陸爺，您放心，我賺了銀子一定還您。」小男孩緊緊攥著手心裡的一兩銀子，抬起頭看著陸知遙，紅著眼眶說道。

「去吧，快去抓藥。」陸知遙伸手幫小男孩擦了擦臉，催促道。

「嗯。」說完，小男孩轉身，兩根竹籤子似的腿，飛似的跑向藥鋪。

「這孩子心地善良，今日他偷你銀子，也是……走投無路了。」陸知遙苦笑著說道。五錢的豆腐腦和油條都沒捨得吃，一會兒的功夫就送出一兩銀子，陸知遙啊陸知遙，妳還真是……人美心善，人見人愛。陸知遙在心中安慰自己。

「有陸大人在一旁敲打著，這小孩走不了歪路。」又是踢又是讓下跪的，齊袁林又怎會看不出來陸知遙就是在等他鬆口，他若是不鬆口，她身為捕快，鐵定是要將人帶進衙門的，到時候依照律法二十大板下來，這小孩能不能活下來都說不準。

「咕嚕、咕嚕嚕……」陸知遙捂著肚子不好意思的笑了笑，早飯沒吃，午飯沒吃，空空如也的肚子在抗議。

「多謝陸大人幫齊某追回了錢袋子，陸大人若是不嫌棄的話，齊某做東，請陸大人一起吃個午飯。」

「這哪兒好意思，我是捕快，幫齊管家追銀子，應該的、應該的。」陸知遙擺擺手道。

「大人……在城外妳就救了齊某一次，這是第二次。這是何等的緣分，妳就別推辭了。」好不容易創造的機會能和陸知遙拉近關係，齊袁林又怎麼能放過。

「那……那就恭敬不如從命，簡單吃一口吧。」好人有好報，既然人家誠心，自己再推辭也不太好，看來豆腐腦和油條有著落了。

「隨州大人熟，齊某跟著大人走。」齊袁林收好錢袋子，兩人一同離開小巷子。待兩人離開巷子，一直躲在暗處的阿二對阿三說道：「沒想到，這紅衣小姑娘還挺重情義的。」

阿三撇撇嘴，「什麼紅衣小姑娘，人家是紅衣女捕快，別拿捕快不當官。」

「行行行，紅衣女捕快，你說咱主子也是，不過就是想創造個條件接近她，沒想到天上掉下的餡餅，讓小姑娘承了主子一個情。」阿二點頭說道。

「那是，咱主子那算盤打得多精，瞧見了紅衣女捕快便故意在市井上露富，不知道多少個小賊惦記著呢，這可比上前直接和她打招呼高明多了。」阿三附和道。

「可憐的紅衣捕快，被咱主子給盯上了，倒楣哦。」阿二自言自語道。

「要讓主子聽見，有你好受的。」阿三拍了下兄弟的後腦杓，兩人跟了上去繼續躲在暗處保護。

「簡單吃一口，陸大人還真是……真是夠簡單的。」齊袁林看著眼前的小攤，連遮陽的棚子都沒有，幾張方桌，攤主是一對父子，賣的是豆腐腦和油條。

「齊管家，你別看這攤子小，隨州城最好吃的豆腐腦和油條就是這家。」陸知遙拍著胸脯保證道。

這個場面，齊袁林記憶猶新，在京師陪著溫言在小攤上吃牛肉麵，來到隨州跟著這小捕快吃豆腐腦、油條，他……堂堂南玄君主，日子過得還真不是一般的慘。

「好，那就嘗嘗這家。」有了之前的經驗，齊袁林輕車熟路拉出小板凳坐好，等著陸知遙點菜。

「郭大郎。」郭老頭耳背，陸知遙抬手招呼他兒子。

「哎，陸爺，什麼風把您吹來了，還是老樣子？」郭大郎個頭矮，但是胳膊四肢壯實，臉色紅潤，一看就知道身體倍棒。

「對，這回兩碗豆腐腦、四根油條。」

郭大郎看了眼生面孔的齊袁林，憨厚的笑了笑，點了個頭，「好嘞，這就給兩位上。」

「熟人？」齊袁林問道。

「這條街，我管轄的地盤，這些個商戶都熟。」陸知遙、陸知遙，衙門裡也好、市井也好，根本沒人叫她的本名，自從當了捕快，她便小爺、小爺的自稱，久而久之，大家給面子就叫她一聲陸爺，她陸知遙的本名只怕早就沒人記得了。

「陸爺，豆腐腦、油條來了，兩位慢慢吃。這份小菜，我們家老爺子送的。」郭大郎端來了東西笑呵呵的說道。

陸知遙也不推辭，「謝了，老爺子！」

郭老頭雖是聽不清陸知遙說什麼，可是他看著陸知遙和他打招呼了，連忙彎腰笑了笑。

這小丫頭在這條街混得不錯啊。齊袁林邊想邊咬了口油條，外酥內嫩，又喝了口豆腐腦，白嫩嫩的豆腐腦入口順滑，伴著湯汁，真不錯。

「好吃！」他這張嘴，什麼山珍海味沒吃過，可是眼前這簡單的食物，一點也不輸那些山珍海味。

「這隨州城裡好吃的多了去，都是小攤，看著不起眼，吃起來可香了。」吃到了心心念念的豆腐腦、油條，陸知遙心情大好。

「齊管家從京師來，一路舟車勞頓，昨晚休息得可好？」兩人邊吃邊隨便聊著。

「多謝陸大人關心，齊某休息得很好。就是我們家公子初到隨州有些水土不服，再加上昨日受匪徒驚嚇，得好好休息些日子才能緩過來。」

這年頭，這些公子哥兒就是嬌弱，齊家三房的小兒子也是，膽子小得和老鼠似的，柔柔弱弱的，他娘寶貝得緊，就怕有人欺負了她兒子。

「那齊管家要辛苦一些了。」主子受了驚嚇，關門養病，那也只能辛苦他這個管家了，他們是來做生意的，這上上下下都是要打點的。他們既是茶商就肯定繞不開陸家，原本陸家也是從茶農那裡收了茶然後去各大城市販賣，後面她爹娘還有大哥、二孀孀的兒子，在回隨州的途中遇害，陸老爺子便下了禁令，陸家此後再也不去其他城市賣茶了，只是收茶農的茶，而後賣給全國各地來隨州收茶的商人。

「應該的，對了……齊某有一事想勞煩陸大人幫忙。」我幫你，你幫我，如此來來往往豈有不熟的道理，齊袁林在心中打起了算盤。

「齊管家你說，能幫的我一定幫。」看在剛剛那事的情分上，她也不好意思說不幫啊。

「這收茶也需要些時日，客棧條件有限，齊某想尋個宅子租下讓我家公子好好休養。隨州齊某初來，人生地不熟……」

「這事齊管家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」陸知遙原本還有些忐忑這個忙自己能不能幫

得上，她雖是官家人可就是個小捕快，這位齊管家可別以為她是條什麼大魚，還好是租房子而已，這事兒她行。

「多謝陸大人。」

「敢問齊管家對這租的宅子可是有什麼要求？」從齊管家的穿著打扮還有說話談吐，一個管家都如此，可見那公子肯定是京師的大戶人家出身。有錢人家講究多，她還是多問一嘴的好。

「五進、六進、七進的宅子都行，銀子不是問題，地方安靜些，方便我家公子休養，但也別太偏僻，生意上的事兒我還得多出來走動走動。」

「行，我這兩天給你留意著，有信一準告訴你。」

「多謝陸大人，齊某人住悅來客棧。」等租下宅子再找機會請這小姑娘吃個飯，一來二去，他們兩人必是能交個朋友的。

隱藏在暗處的阿二揉著腦袋不解的問道：「宅子不是一早就租好了嗎？」

「你懂什麼，主子這是在創造和紅衣女捕快見面的機會。」阿二腦子轉得快，當下就明白了齊袁林的用意。

「主子英明！」阿二佩服的豎起了大拇指，沒有機會也要創造機會。

「等定了宅子，齊某還想招個看門的小廝，我這次隨公子來隨州收茶一切從簡，就帶了兩個丫鬟和幾個侍衛，依齊某看，剛剛那小男孩雖偷竊但卻是為了奶奶，這分孝心不容易，我想著……今日我和他撞上也是緣分，要不然就他吧。」

聽了他的話，陸知遙嘴裡的油條還沒來得及嚥下去，「齊管家說的是真的？你放心，偷竊這事兒絕不會有第二次，那孩子今年十五了，吃不飽飯，瘦得皮包骨，所以看著顯小，好些個老闆看他那樣覺得他幹不來重活，所以都不雇他。」她能給那孩子一次銀子、兩次銀子，卻給不來一世，若是能謀得齊管家這個差事，能賺幾個月算幾個月。一般來隨州收茶的商人最少也要待上四五個月，等第二年還會再來，那小子若能討得東家歡心，第二年齊管家肯定還找他。

「陸大人都這麼說了，齊某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呢。就勞煩陸大人代為傳個話，等宅子定下來，就讓他來我這吧，一個月我給他二兩銀子，陸大人覺得如何？」

「行行行，齊管家能收他就是他的福氣，月錢齊管家看著給就行。」不愧是京師來的，出手真大方，隨州城裡她就沒聽說哪家下人能賺得一兩銀子的，陸家剛買進門的小廝才每月二十錢而已。黃家那小子，今天真是遇到貴人了。

小野貓上鉤了，齊袁林心中笑道，這個情，他得好好想想，以後讓陸知遙怎麼還他。

吃完了豆腐腦、油條，時辰不早了，陸知遙得去衙門報到，拜別齊袁林，高高興興的離去。

第三章 人傻錢多冤大頭

「呦，陸爺回來了，吃過了嗎，剛出鍋的蘿蔔白菜，一起吃點。」一捕快端著飯碗看向陸知遙說道。

「不了、不了，中午吃過了。」清水衙門萬年的蘿蔔白菜，她來這些年就沒吃過一回肉。

「陸爺妳不來衙門飯堂蹭飯，還真是太陽打西邊出來了。」吃飯的捕快碎碎念叨著。

「陸爺，回來啦，這身紅衣裳真襯您氣質。」迎面走來一人，和陸知遙打招呼道。

「還行、還行。」陸知遙擺擺手，笑呵呵的打了招呼。

進了衙門內院，迎面遇上了陳邱。

「行啊，新衣裳，哪兒來的銀子。」陳邱的父親原是隨州衙門的捕頭，和陸知遙養父頗有交情，陸知遙還小時，陳邱父親閒暇時便在陸府教她兄長功夫，走南闖北的做生意，有些功夫傍身也是好事兒。

陸知遙好動，非吵鬧著要跟著學，陸父寵這孩子便由著她了，後來陸家大房遇了難，陳邱父親怕陸知遙孤零零的以後受欺負，便私下裡繼續教她功夫，之後這事兒讓二房知道了，洛氏心裡有些不願意，女孩子家學什麼功夫，但她夫君是個開明人，勸解了一番她便也默許了。

「頭兒，我的月俸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哪兒捨得了。」陸知遙湊到陳邱身邊，「二嬸嬸給做的，做了兩身呢，今年都不用花銀子買衣裳了，省錢。」整個衙門也只有府尹和陳邱知道陸知遙的真實身分。

「妳個守財奴。」陳邱搖搖頭，「走吧，回來了，一起去見過大人。」

「是，頭兒。」

隨州府尹申文杭是個四十出頭的中年人，連考了五年終於中了個探花，普通人家出身，在朝堂上無依無靠，在京師做官這輩子是不敢想，混到現在止步於隨州府尹，再升遷的可能微乎其微。

「陳邱拜見大人。」

「陸知遙拜見大人。」

「回來了……好好好，平安回來就好。」申文杭歎了口氣，沒什麼精神的擺手說道。

「大人，您這又怎麼了？」他們家大人是個憂鬱的性子，芝麻大的小事兒到了他心裡就變成了西瓜大的，隔三差五就是這副鬱鬱寡歡的模樣。

「唉，難啊，本官真難啊！」申文杭又歎了口氣，招招手讓他們兩人靠近點。這兩人是申文杭的左膀右臂，經常與他們商量衙門裡的事兒。

「這是什麼？」陸知遙接過申文杭遞過來的文書。

「打開看看。」

陸知遙應下，打開和陳邱看了起來，「又加賦稅？兩年前江北六州大旱，百姓顆粒無收，咱們隨州受災更是嚴重，這才多久，百姓的日子過得有上頓沒下頓的，朝廷那邊要交一分稅，江北是慶國公的封地，他不給減些也就罷了，還增加，百姓的日子怎麼過！」陸知遙啪的一聲闔上了文書，直言道。

「大人，知遙說的話糙理不糙，賦稅不能再加了，百姓們撐不住。」陳邱皺眉附和道。

「本官難啊，上有慶國公壓，下有百姓疾苦，我、我夾在中間，上面的得罪不起，下面的，本官又不是那種狠心人，視百姓疾苦不顧，你們說本官怎麼辦？」申文

杭扶著額頭唉聲歎氣道。

「大人，不行，您就再去找那慶國公好好說道說道。」

「本官……」

「得了吧，大人也不是沒去過，上次去，人家慶國公的府奴直接在門口放了兩隻大狼狗，大人連門都進不去。」陳邱拍拍陸知遙的肩膀，小聲念叨著。

「憑什麼，咱大人官服官帽，慶國公府的奴才都是狗眼看人低。」陸知遙抱不平道。

「大人，要不然，您就考慮考慮去京師告御狀。」陸知遙俯在府尹耳邊，用只有三個人能聽見的聲音說道。

「好主意等不到妳，坑大人我，妳一坑一個準，還告、告……」聽了陸知遙的話，申文杭吹鬍子瞪眼睛，來了精神。

「大人莫氣，我就一個提議，您不採納拉倒。」她陸知遙就是個小捕快，抓賊她行，官場上這些勾心鬥角的事兒，她可應付不來。

「滾滾滾，唉，本官要你們有何用，關鍵時刻，一個好主意都沒有，容本官好好想想，好好想想。」申文杭揮手趕人。

陸知遙和陳邱兩人還沒來得及邁步，又被申文杭給叫住了。

「這個，陳捕頭交給你了。」陳邱接過懸賞告示，「荊州的殺人犯，逃到我們這了。」

陳邱看著告示裡的畫像，刀疤臉的大漢，面不善，殺害荊州胡員外一家二十五口，這個人不能小看。

「賞銀一百兩？」陸知遙看著告示裡的賞銀，張大了嘴，「大人，我們衙門什麼時候這麼有錢了？」

「荊州那邊出的銀子，陳捕頭，看著她點，這人身上背著二十五條人命，不好惹，別讓她為了銀子丟了小命。」

「大人您放心，陳邱明白。」

「對了，大人，咱隨州城外那夥強盜……」提起殺人搶劫這事兒，陸知遙一下子想到了齊然，「昨天我和頭兒回城遇見他們又在打劫進城的商旅，人家從京師來，第一次來我們隨州收茶，若是受了驚覺得隨州是個窮山惡水出刁民的地方，以後不來了，對咱們影響不小。」有茶商來收茶，將隨州的綠茶銷往全國各地，這對茶農來說絕對是好事兒。

沒想到一直唉聲歎氣的申文杭聽了陸知遙的話竟然來了精神，「從京師來的？第一次來隨州？可知對方姓名？」

「不知道，那公子受了不小的驚嚇一直待在馬車裡，出面的管家，姓齊名然。」申文杭捋著鬍子，不知在想些什麼，「春茶要上市了，這段日子進城的商旅日益增多，陳捕頭叫兄弟們多留意點城內的治安。」

「是，大人。」

「大人，那城外那夥人……」陸知遙追問道。

「剿匪要人、要銀子，衙門上上下下就你們這幾個，讓你們去送死嗎？我是隨州

府尹，城外的事兒，操不來這個心，下去、下去，別煩我。」申文杭揮著袖子將人趕走。

兩人出了內室，「你說朝廷能不能給慶國公換個封地，不能老禍害一方百姓啊。」陸知遙撇著嘴小聲嘀咕著。

「妳想得簡單，我還沒聽過換封地一說呢，老實幹好妳的活，別瞎操心沒用的，逮著他才是正事兒。」陳邱拉開畫像，「我讓畫師多畫些，兄弟們人手一份，妳這些天跟我一起，敢擅自行動就打斷妳的腿。」陳邱瞪了眼陸知遙說道。

「在家二孀孀要打斷我的腿，在衙門你又要打斷我的腿，我就兩條腿，全斷了怎麼辦，家裡躺，你們養我啊？」

「妳嘀咕什麼呢？」

「沒、沒什麼，都聽頭兒的，跟你一起巡邏，然後抓殺人犯領賞銀！頭兒，一百兩啊，要發財了。」一提起銀子，陸知遙頓時來了精神。「哎，頭兒，你說咱倆對半分，一人五十兩你打算做什麼？」

「給我爹買兩壺好酒，再買兩斤豬頭肉下酒，妳呢？」

「我，當然是攢起來，後半輩子留著養老用！」

「得了吧，陸家大小姐，也不知道妳攢這麼多銀子幹什麼。」

「你懂什麼，我家那情況，等到分家我能有什麼，我得趁著年輕多攢點銀子傍身，捕快又不能幹一輩子。」

「妳啊，就瞎操心，放心吧，有妳二孀孀在呢，少不了妳一口吃的。」

「我也不能總讓二孀孀給我遮風擋雨，春香嫁人也要嫁妝，二叔父、二孀孀老了也要銀子養老……」

兩人一邊走著，一邊有一句沒一句的閒聊著。

翌日，在衙門裡分了畫像，所有人一聽賞銀一百兩銀子，都摩拳擦掌的躍躍欲試，陳邱將人員分配好，一聲令下，負責今日巡邏的捕快就像脫了韁的野馬，蹭蹭蹭的衝出大門，需留在衙門裡當值的，眼裡滿是羨慕。

陸知遙跟著陳邱在大街上晃悠了一下午，逃犯的影子都沒見到一個。

夜幕降臨，街邊、酒樓紛紛亮起了燈籠。

面攤上，陸知遙端著碗喝光了最後的一口麵湯，「頭兒，我先回家了。」

「老老實實回家，大晚上別瞎晃悠。」殺人犯哪有大白天在街上逛的，要出來也是晚上，今夜當值巡邏的不是他們，陳邱特意囑咐道。

「放心，這就回家。」說完，陸知遙起來轉身向著陸府的方向走去。

傍晚，街上的人也不少，沒走幾步，陳邱就瞧不見陸知遙的背影了。

一百兩銀子是正經事，可是還有一個正經事，給齊管家找宅子。

陸知遙拐進一條巷子裡，走了個捷徑，來到一個繡莊門口。

正要關門的店主瞧見來人，急忙出門相迎，「陸爺，什麼風把您吹來了？」

「西風。」

店主笑呵呵的急忙將藏在櫃子裡的好茶拿了出來，陸知遙口刁，什麼茶好壞經她這麼一品，自知高低，「徽州的，月光白。前些日子剛買的老白茶，沒捨得喝。」

掌櫃的熟練的倒上水，沖泡了一杯。

陸知遙也不客氣，待到沖泡好，聞了聞，微抿了一口，「下血本了。」繡莊老闆也是個愛喝茶的主，在買茶上花錢從沒手軟過。

「陸爺，得您這麼一說，我就知道銀子沒白花。」掌櫃的樂呵呵的說道。

「說正事，你東街那宅子還租不租？」

「租啊，我那宅子空著也是空著，當然要租，陸爺有人介紹？」一聽這事兒，掌櫃的更高興了。

「六進的宅子，你想租多少？」

「這……」掌櫃的眼珠一轉，小心翼翼地將手從袖口裡伸出來。

「二十兩，搶錢呢，一口價，十五兩。」那齊管家一看也不是個缺銀子的主，不過這二十兩的價格確實虛高，又想著人家願意雇黃家那小子，要是不給講講價，陸知遙也過不去自己心裡這個坎兒。

「這……」掌櫃的猶豫了一會兒。

「行不行，不行我再去別人家問問。」和這些商人打交道，陸知遙有經驗，要是不推一把、不強勢一點，他們永遠有功夫和你磨。

「行，看在陸爺的面子上，行。」掌櫃的一拍大腿，下了決定道。

掌櫃的那宅子地處鬧市，但是不臨街，白日裡清靜，出門辦事也方便，房子陸知遙看過，乾淨，這麼多日子沒租出去是因六進的宅子有些大，月租也不便宜，所以才耽擱到現在。

「明天我帶人和你簽契約。」敲定了正事兒，陸知遙心裡高興，等齊管家搬進新宅，黃家那孩子也有活了，喜事兒一樁。

陸知遙喝完了茶，起身要走，掌櫃的非攔著硬是包了一小包茶塞到陸知遙手裡，就算月租金十五兩，這掌櫃的也沒虧著，怎麼說也得意思意思。

陸知遙推脫不過也就收下了，告辭了掌櫃的，便開開心心的回了她那小破院子。等這事辦妥了，她就一門心思去抓逃犯，到時候得了五十兩銀子就去酒樓裡吃頓好的。

陸家在隨州城也算得上是數一數二的富戶，宅子大、下人多，陸知遙這幾年鮮少去主院，雖她兒時就來了陸府，可是她和這裡總是格格不入，與其說和陸府格格不入，倒不如說她和隨州都格格不入。

隨州女子，皮膚大都偏黑，個頭高、骨架大，所以美白的胭脂水粉在隨州城賣得特別好，大家閨秀出門都是有專人掌傘的，就怕被曬黑了。然而陸知遙整日在外跑，風吹日曬的卻不見半點黑，個頭雖是不算矮，但是骨架小，站在女人堆裡顯得玲瓏可愛。

「噓！」陸知遙直推門而入，她可不想敲門惹得下人都出來看。

「姊，妳怎麼來了？」看見推門而入的陸知遙，陸春香有些吃驚，放下手中的針線，起身相迎。

「問妳個事兒。」陸知遙是直性子，再加上她不想在主院久待，開門見山的問道。

「茶的事兒，妳是怎麼知道的？」陸家的生意是三房和四房共同打理的，陸春香怎麼會知道今年的茶有問題，陸知遙想知個底。

「我聽見的，我去給奶奶請安，三叔父和四叔父躲在角落裡談話，說是將去年的茶摻到今年的新茶裡賣，沒人能喝得出來。四叔父有些猶豫，三叔父還說了他幾句，說什麼生意一年不如一年，得多想些法子。」

陸春香附在陸知遙耳邊小聲接著道：「三叔父還端了茶給奶奶喝，奶奶沒喝出來。」陸家做了幾輩子的茶生意，陸家過世的老爺子，還有陸老太太都是品茶的好手。

「奶奶都沒喝出來，三叔父就更安心了。」陸春香無奈的攤開手說道。

「奶奶年紀大了，聽覺、視覺、味覺都在退化，再者，這些茶若是去了京師，到了哪個達官貴人的桌上……他們喝出來了，那就是砸了咱們陸家的招牌。」

「娘都說了不讓管，還摻和什麼，妳說的話三房、四房能聽？奶奶能聽？說了也是得罪人，娘說得對，別摻和了。」陸春香不知道陸知遙打什麼主意，急忙搬出自己老娘。無論她打什麼主意，都不能讓她去摻和府裡生意上的事兒，要是捅出樓子，三房、四房得合起夥來吃了她。

「知道了、知道了，我就問問，走啦。」陸知遙擺擺手，甜甜一笑，露出兩個小酒窩。

「等等，說來就來，說走就走。」陸春香取出一食盒，「新買的，原想著明早送過去的，妳來了正好，我也省得跑這趟了。」

「好妹妹，妳放心，等妳出嫁那天，我一定給妳包份大禮！」一聽說有吃的，陸知遙眼睛亮晶晶的。

「得了，就妳，摳門的德行，我還不知妳。」

「不說了、不說了，在主院渾身不自在，趁著外面沒人我抓緊溜了。」說罷，陸知遙提著食盒開門探出頭去，見沒人，輕手輕腳的跑了。

回到她那小破院，陸知遙躺在床上，心想，新茶摻著舊茶一起賣，這明擺著是砸招牌的餽主意，父親和爺爺接連去世，陸家生意這十幾年每況愈下，再這樣下去……還有，齊管家是來收茶的，他們家少爺這些日子休養，收茶的事兒自是要落到他頭上的，若是他主子休養好了，發現這茶中有貓膩，責怪於他……

「哎呀！陸知遙，這事兒和妳有什麼關係，妳還是好好想想怎麼抓逃犯賺妳那一百兩銀子吧。」陸知遙甩甩頭，伸了個懶腰，吹滅了床頭的蠟燭，多想無益，睡覺、睡覺。

悅來客棧所在的地區不歸陸知遙管，店小二不認識她，「客官，一個人嗎，打尖兒還是吃飯。」

「不，我來找人，齊然，齊公子。」陸知遙找個空桌子坐下，報上了名號。

「行，您稍等，我這就給您通報去。」

陸知遙屁股還沒坐熱，齊袁林便匆匆下了樓，「陸大人。」齊袁林行了個禮。

「哎，別客氣、別客氣。」大堂裡還有吃飯的人呢，她就是個小捕快，當著這麼多人的面被稱大人，陸知遙頗為不習慣。

「齊管家，叫我知遙就行，再不濟，和他們一樣叫我陸爺也行，嘿嘿。」這小野貓還有不好意思的時候，在城外稱她一聲陸大人，她尾巴都要翹上天了，回城人多了倒是客氣起來了，「陸爺。」入鄉隨俗，那他也稱她一聲陸爺好了。

「房子給你找好了，月租十五兩，在東街。地處市中，但是不臨街，清靜不吵，六進的宅子。」

「陸爺費心了，這才一天就來消息了，齊某替我家公子謝過陸爺。」

「客氣、客氣。」想著讓黃家小子早點賺銀子，她肯定是要上心的，哈哈。

「齊管家若是有空，我就帶你去找房東簽契約，明天開始我就值夜班，白天要回家睡覺的。」

「行，我這就隨妳去。」齊袁林爽快的答道。

兩人一路向著繡莊走去。路上，齊袁林暗忖，捕快這活是保一方百姓平安的，白天夜裡都得有人，這是個辛苦活，這小丫頭能受得住也是個厲害的主。

「齊管家，收茶的生意做得怎麼樣了？」陸知遙試探的問道。這齊管家給她的印象挺好的，看著也像個實在人，讓實在人吃虧，她總有些於心不忍。

「都打聽好了，來隨州收茶得找陸家，等搬進新宅子，我就親自去一趟陸家的商鋪。」來隨州做生意是幌子，釣慶國公這條大魚才是真的，還好，隨州茶葉買賣的行情他心裡有數，也不怕陸知遙問。

「嗯嗯，你初來，有什麼需要幫忙的隨時找我。」陸知遙，妳嘴怎麼這麼快，妳能幫上什麼，妳又不是做生意的，捕快也管不到人家生意場上的事兒啊！說完了，陸知遙有些後悔了，她這熱心腸的毛病實在得改改。

「多謝陸爺照顧。」放心，小丫頭，等再過些日子和妳混熟了，有的是事兒要請妳幫忙呢。齊袁林面不改色的說道。

「對了，那小男孩不妨今日就讓他過來吧，打掃新院子也需要人手。」

這話算是說到陸知遙心坎兒裡去了，「行、行，簽完契約我就去找人。」

「我和陸爺一起去，也熟悉、熟悉隨州城。」多說話早混熟，齊袁林一點也不介意和陸知遙跑這一趟。

繡莊老闆見了他們來，興高采烈的拿出早已準備好的契約，陸知遙是官家人，為人靠譜。見了齊袁林，繡莊老闆也沒多問什麼，齊袁林簽字畫押，一下子付了三個月的租金，繡莊老闆收了錢，樂呵呵的將兩人送出門。

黃家住得偏僻，從鬧市過去要走上一大段路，陸知遙早就習慣了走路，不當回事兒，齊袁林也對京師之外老百姓的日子好奇，多走幾步路而已，他也承得住。

「老闆，糕點幫我包一份。」半路上，齊袁林看見路旁小攤，掏出碎銀子遞了過去。

「齊管家這是……」

「送給黃奶奶的。」齊袁林提著糕點回道。

「齊管家有心了。」這人挺不錯的，不計較黃家小孩偷他銀子的事兒雇用他不說，

還記得黃奶奶，真是個好人。

齊袁林這個舉動深得陸知遙的心，看向齊袁林的眼神都柔和了不少。

躲在暗中的阿三接連搖頭，「二哥，你說這女捕快，是不是被咱主子給騙了？」

「那自是當然，主子演技好，演紈褲像紈褲，演管家像管家，這女捕快都快給主子豎大拇指了。」阿二接話道。

「可憐了大哥在客棧扮嬌弱公子，還是跟在主子身邊有趣。」

聽了阿二的話，阿三不置可否地點點頭。

鬧市繁華，車水馬龍，人來人往，熱鬧非凡，可是到了郊區又是另一番景象。破敗不堪的草房、骨瘦如柴的百姓，齊袁林面色微顯不悅，這隨州府尹到底是怎麼當的？高堂上朝臣口口聲聲說的盛世太平、百姓安居樂業，就是如此嗎？

「齊管家，穿過這兒再往裡走一段路就到了。」這片景象，陸知遙早習以為常。

「陸爺，這城裡和郊外為何差別這麼大……」府尹為何不管，這些百姓為何會落得如此下場，齊袁林將這兩句話忍了下來。

陸知遙自是知道他話裡的意思，「兩年前，江北的大旱，齊管家聽說過嗎？」

「嗯，齊某雖遠在京師但也略有耳聞。」江北大旱，田地乾枯，百姓顆粒無收，朝廷派了大批的糧款賑災，下面的官員層層上報說災情得以控制，百姓感恩朝廷，誰想到兩年後竟有人來京師密告御狀，說賑災的糧食都被慶國公貪了。

「不下雨，田種不了，收不上糧食，飯都吃不起，要交朝廷的賦稅，還有慶國公的那份，不交稅就是犯了王法，要下大獄，好些百姓只能賣房子賣地交稅，沒地的百姓太多了，城裡的商鋪有限，不是人人都能找到活幹的，所以……」陸知遙歎了口氣，她心底為這些百姓鳴不平，可是向誰鳴呢，府尹都被慶國公壓得喘不過氣來。

「可齊某聽說，當年朝廷派了不少賑災糧款來隨州。」五萬兩的白銀、六百斤的大米，這些對於江北六州來說應是足夠了，還有朝廷的賦稅，那年明明是免了的。

「呵，朝廷！天高皇帝遠的，陛下他老人家哪兒有空搭理我們江北，賑災銀子我是沒見到，大米我倒看到了，都是生了蟲的沉米，裡面還混著沙子充斤數。」不提朝廷還好，一提朝廷陸知遙更生氣，「大米裡的白蟲子白胖白胖的，這麼長，在大米裡爬啊爬……何況沙子比米都多，想吃飯得先挑蟲子和沙子。」陸知遙繪聲繪色的講述她當時看到的場景，「別提多噁心了。」

「陸爺、我、我知道了。」齊袁林吞了吞口水，連忙擺手打斷了陸知遙，貴為皇家人，齊袁林何曾見過大米裡爬蟲子這種場面，「照陸爺妳這麼形容，確實有夠噁心的了。」

「興百姓苦，亡百姓苦，天災人禍，苦的皆是百姓，難難難啊。」陸知遙長歎了口氣，仰天說道。

亡百姓苦，天災人禍百姓苦，齊袁林理解，可是，「興為何百姓苦？」他不懂。

「這你就不懂了吧，你要深入百姓中才能看出來，比如國家要打仗，就算打贏了，疆土拓寬了，但是打仗得要士兵吧，年輕男子上戰場，士兵要吃飯吧，糧食哪兒來？加賦稅，從百姓嘴裡摳出來的！」

興百姓苦，這四個字，齊袁林這輩子還是第一次聽說，被陸知遙這麼一解釋，他竟還覺得有點道理。

「齊然受教了。」

「我瞎說的，你還當真了不成。」陸知遙不以為然的說道：「到了、到了，前面那個就是。」

只見不遠處由稻草搭的簡易住所，唯一的機能就是遮擋下太陽。

「往哪兒跑，站著！」

黃家小男孩見到齊袁林以為他是來找麻煩的，撒腿就想跑，還好被陸知遙及時喊住了。

「跑什麼跑，收拾東西去，齊管家願意雇你當小廝。」陸知遙拍了下小男孩的頭，眼中帶著幾分寵意。她也是個孤兒，要不是遇見養父母，後面又有二孀孀護著她，她指不定會如何呢。人在困難的時候，最希望的就是能有人幫自己一把，度過這個坎兒。

「陸爺，齊、齊管家……真的？」小男孩一蹦三尺高，難掩面上的欣喜。

「陸爺我什麼時候騙過你，還不謝過齊管家。」

聽了陸知遙的話，小男孩說著又要跪下去磕頭，好在齊袁林眼疾手快，及時將人給攔了下來，「跪就不用跪了，以後做事勤快些就好。」

「齊管家，你別看我瘦弱，但是我有力氣，這個棚子就是我搭的，我不偷懶，你讓做什麼就做什麼。」

齊袁林笑著點點頭，這才來隨州幾日，看著眼前的孩子，齊袁林心中不禁苦笑道：他可是鐵打的帝王心，一輩子都在算計別人、被別人算計，如今看著笑逐顏開的小男孩，他心中竟有股說不出的感覺。

「拿著，齊管家掏銀子買的，給你奶奶吃。」這是街邊最普通的糕點，小男孩接過去像是接到什麼寶貝似的，小心翼翼的捧在懷裡，紅著眼眶看著齊袁林，「謝謝齊管家，日後我一定好好幹活，報答您的恩情。」

「嗯。」齊袁林輕哼了一聲，緩緩的抬起手揉了揉男孩稻草一樣的頭髮。

「二哥，主子這次好像不是在演戲。」躲在暗處的兄弟倆看著眼前的一幕，竟也有些動容，這些百姓過得太苦了，這小男孩也太苦了。

「我也覺得主子這次是動了真情了，主子是百姓的君王，看見百姓過成這樣，主子心裡肯定不好過。」阿二點頭道。

陸知遙帶著齊袁林進了稻草棚，向躺在床鋪上的黃奶奶說明了來意。

吃了兩帖藥，黃奶奶的身子恢復了不少，聽見自己孫子謀得了活計，黃奶奶對著兩人千恩萬謝，一再囑咐孫子好好幹活，小男孩頻頻點頭答應。

齊袁林給小男孩留了地址，讓他安排完家裡事可以隨時去找他，隨即便離開了。

「黃奶奶自己在家可是方便？」齊袁林問道。

「沒事兒，這一片大家都相熟，我見黃奶奶恢復了不少，到時候周圍的人也會幫襯著一把，無妨。」

「嗯。」這裡陸知遙熟，她說的，齊袁林信。

今日的喜事一件接著一件，陸知遙本來心情甚好，可是沒想到回去的路上讓他兩人給撞見了一件極為不愉快的事兒。

三個漢子抱著手臂站在一旁，一個漢子抓著一名小女孩的衣領，一個婦人跪在地上抱著漢子的大腿，一個小男孩揮舞著拳頭想打大漢，可是卻被漢子一把扔了出去。

「哈哈哈哈哈……」三個漢子大笑著看著眼前的一切。

「爹、爹、爹……」小女孩一遍遍的呼喚著不遠處跪在一旁的男人。

「幹什麼呢！」陸知遙衝了過去，大聲斥問道。

「妳誰啊？哪兒冒出來的野丫頭。」漢子頗為不屑的說道。

「隨州捕快陸知遙。」陸知遙沉著臉，亮出了令牌。

「呔，我當是什麼人呢，不就是個捕快嗎？」漢子頗為不耐煩的說道。

「放手！」陸知遙看著漢子提著小女孩的手臂，冷冷的說道。

漢子不為所動，「長得這麼好看，當什麼捕快，不如跟了爺，給爺當小妾，保妳以後吃香喝辣的。」府尹他都不放在眼裡，何況是個小小的捕快。

「放手！」陸知遙也不惱，這次竟還是笑呵呵的說道。

「哥幾個，這丫頭長得不錯，當捕快可惜了，你們說是不是，哎，丫頭，跟了我……啊啊啊……」漢子原本轉身向後面的人說話，未承想手指忽地傳來劇痛，原來是大拇指被陸知遙向下掰住。

「疼、疼、疼……妳個死丫頭，還不放手！」

陸知遙這招雖是不起眼，可是百試百靈，手指吃痛，漢子像是被定住了一般，「不急，先叫聲陸爺來聽聽。」

「我去你媽的，兄弟們，給我上！」

一直在身後看戲的齊袁林衝著暗處的阿二、阿三使了個眼色，第一個衝上來的漢子頓時腳下一滑摔了個狗吃屎，第二個漢子則撞倒前面一個人，捂住鼻子連連後退，第三個見狀，猶猶豫豫的遲遲不敢上前。

「不叫？」陸知遙又用了勁兒，耳邊傳來殺豬般的叫聲，男人疼得鬆開了抓著小女孩的手。

「叫、叫、叫！陸爺、陸爺、陸大爺！」

「好說，叫一聲就行，犯不著叫這麼多聲。」陸知遙鬆開手，將女孩扶起護到自己身後。「說說吧，為何光天化日強搶民女？」

「我呸！」被放了的男人氣呼呼的說道：「老子有賣身契。」說罷，漢子從懷中掏出了賣身契，「看見沒有，這丫頭是老子花十兩銀子買的。」

「沒有、沒有，他們就給了一兩銀子，根本沒有十兩！而且說好了，買花兒是去大戶人家當下人的，不是去青樓的！」跪在一旁的男人大聲說道。

「別胡說八道，他們是窮瘋了，十兩銀子老子是真的給了，要是不給，他能在这賣身契上畫押嗎！丫頭，妳要挑事兒，行，大爺我跟妳走趟衙門，看看你們府尹敢不敢說個不字，也不打聽打聽大爺我是誰的人。」漢子斜眼睛從上到下瞄了眼陸知遙。

「大人替老小兒做主，他先給了老小兒一兩銀子當訂金，說來接人的時候再給九兩，讓老小兒先按手印，我、我、我就按了。」

明擺著是欺負老實人，等人按了手印就不認帳了，「我當是誰的人，原來是歡喜樓的啊。」陸知遙臉上帶著不屑的笑容，可是心知這下有些麻煩了。

「知道還敢放肆，我們老闆和慶國公可是有交情的，你們府尹見了我們老闆都不敢放肆，妳個小小的捕快也敢在老子面前撒野？」漢子將手上的賣身契在陸知遙眼前晃了晃。

「大人，大人為老小兒做主啊，賣女兒讓她當丫鬟是想讓她有口飯吃，小老兒不想送親女兒去青樓，絕對不想。」

地上的人哭哭啼啼的讓陸知遙有些頭疼，實在不行就只能先將人帶回衙門讓大人做主，可是一想到慶國公，這事兒卻是給大人找麻煩，官大一級壓死人，況且那位還是皇親國戚。

「這位兄弟，何必大動干戈呢？」今天真是個好日子，慶國公的人送上門來了。

「你誰啊？」怎麼又冒出來一個。

「在下姓齊名然，是來隨州收茶的。」

「呸，一個外地商人，怎麼著，你也想來管？這東西在我手，她一個捕快都拿我沒轍，我南玄講的是律法，懂嗎！」

他也配提律法，哼，「誤會了，在下就是個商人，你買她是門生意，再賣了不也是門生意嗎？」齊袁林上前。

「你什麼意思？」漢子被齊袁林繞住了。

「這張賣身契，在下想買。」齊袁林點了點漢子手上的那張紙。

「不賣！」這什麼人啊，哪兒冒出來的，漢子覺得齊袁林腦子有問題，「一個破收茶的瞎攪和什麼，趁著老子好好說話趕緊滾，別等我揍你啊。」

「五十兩，不賣？」齊袁林轉過頭去，輕聲道。

「你說什麼？」五十兩，就這麼個貨色要五十兩，他是瘋了不成！

「這位兄弟，你可以拿十兩回去交差，就說遇上了衙門捕快，捕快見這家人可憐，自掏了銀子贖這姑娘，畢竟是官家人還是要給幾分面子，你被逼無奈只能應了。剩下四十兩，你們兄弟……」齊袁林這話，這幾個漢子再笨也明白他的意思了。哪兒出來的冤大頭啊，「銀子呢？」

齊袁林拿下腰間的錢袋子。

「拿來！」漢子當下有了主意，他說的確實是個辦法，他們兄弟白得四十兩，不就是個姑娘嗎，流民堆裡有得是。

齊袁林將錢袋子打開將銀子倒在手中，剛好五十兩不多不少，「一手交錢，一手交賣身契。」

「拿著、拿著、拿著。」漢子見了銀子眼紅，硬是將賣身契塞到了齊袁林懷中。被人碰了的齊袁林，眼底閃過一絲不悅。

「齊管家，使不得！」五十兩啊，真金白銀，陸知遙心疼，「回衙門，這事兒陸爺跟你好好理論、理論。」慶國公怎麼了，慶國公還能大過南玄的王法不成，陸

知遙心裡不服。

齊袁林接下賣身契，便將銀子遞給漢子，「齊某初來隨州做生意，今日和幾位兄弟交個朋友。」

「好說、好說，交個朋友，以後有什麼事兒和兄弟們說，你叫齊然是吧。」這麼個人傻錢多的冤大頭，他們兄弟又豈能放過。

「正是。」齊袁林點頭應道。

「行，老子記住你了，後會有期。」得了銀子的漢子們樂開了花，尋思著去哪兒找樂子呢。「走！」

不想管這爛攤子了，漢子們匆匆離去，接著齊袁林便當著一家子面撕毀了手上的賣身契。

「齊大管家，你……你這是人傻錢多不成？」陸知遙搖著頭，走上前，「你跟著摻和什麼，有我這個捕快在呢。」

「賣身契在他們手裡，到了公堂，陸爺妳也討不到什麼便宜。」

「那我也自有辦法，大不了我去歡喜樓把這姑娘救出來。」當然這是下下下策。

「好主意！」齊袁林拍拍手。虧她想得出來，被人抓著，她這捕快就不用做了。

「謝謝！謝謝恩公、謝謝恩公！」那家老小跪在地上謝齊袁林。

「陸爺，這姑娘……」走到賣女兒這步，一看就知道是日子過不下去了，他用五十兩救下了一個，可是這麼多失了田地的百姓，解決最上面的源頭才能真正救他們。

「放心，我認識幾個大戶人家，我去問問哪家收丫鬢。快起來吧，你們且等著，有消息了我告訴你們。」

將老老小小的扶了起來，安慰了兩句，他們兩人方才離開。

「你真是人傻錢多，那可是五十兩啊！英雄救美也用不著花這麼多銀子。」五十兩銀子啊，得多少年她才能賺得來啊。

人傻錢多，頭一次有人這麼說他，他這明明是放長線釣大魚，「陸爺教訓的是。」

「你啊，就是太老實了，不行，你這樣做生意肯定吃虧，收茶的事你還是多問問你們家公子吧，你們初來隨州人生地不熟，若是你自己拿主意辦錯了事，遲早惹得上面責怪。」

「陸爺此話在理，生意上的事我一定多問過公子。」這小丫頭難道是在擔心他不成，還是個心地善良的小野貓呢。

「阿二我沒聽錯吧，她說主子老實？我產生幻聽了嗎？」

「你有沒有幻聽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剛剛得罪主子的那幾個小子完了。」阿三冷冷望著回去的方向。